

## 臺灣賦中的古典自然書寫——以「鳥類」為視域

韓學宏\*

### 摘要

「動物書寫」為近年文學研究興起的一門領域，屬於自然書寫的大宗，多聚焦於現代，以質和量言，皆有尚待開展之處。尤其傳統文學領域的研究近乎闕如。本文嘗試以臺灣賦為文本，聚焦於動物書寫中的「鳥類」，探討在賦作中呈顯的自然寫作面向。

臺灣賦屬於古典文學，可以呈顯體物寫志的特色，以鳥類書寫的角度而言，文本所呈現的既有繼承神話與典實的傳統面向，亦有契合古典自然書寫的動物(鳥類)觀察。例如清代王必昌的〈臺灣賦〉等賦家之作，在在呈現臺灣當地的歷史、地理與自然物產。對照方志文獻，可以發現已然具有某些在生物觀察的描寫上與現代自然書寫若合符節的特質，是個值得繼續深入研究的課題。

**關鍵詞：**臺灣賦、動物書寫、鳥類、王必昌、自然書寫

---

\* 作者為長庚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助理教授，E-mail: hon15@mail.cgu.edu.tw。對於二位匿名評審人所提之修改意見，作者深感謝意。

## 一、前言

「動物書寫」為近年文學研究中一門發展中的課題，就質和量而言，都能證明這個領域仍有待開展之處。以「書寫」這個詞彙作為觀察，「動物書寫」的定義依然有模糊之處。首先，就時代而言，如此新穎的論述方法，運用於傳統文學是否有斷層的存在。其次，我們又該如何界定什麼樣的文本/形式，才能夠符合所謂的「動物書寫」。

本文所關照動物書寫中的鳥類，亦是「自然書寫」的一環。以近年的研究為觀察，仍然存在著許多的侷限。<sup>1</sup>究竟，是文獻資料的不足，還是如此新穎的論述，運用於傳統文學的研究上，便存在著層層的隔閡？

王家祥在〈臺灣本土自然寫作中鮮明的「土地」〉曾提及廣義的自然書寫：「以文學來稱呼『自然寫作』無疑是嚴格了點；實際上參與這一波思潮

---

<sup>1</sup> 以學位論文為觀察，自然書寫的研究多數係以現代文學為主，如吳明益《當代臺灣自然書寫研究》（桃園：國立中央大學中文研究所博士論文，2002年）、蔡逸雯《臺灣生態文學論述》（臺北：佛光人文社會學院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3年）、簡義明《臺灣「自然寫作」研究——以1981-1997為範圍》（臺北：國立政治大學中文研究所碩士論文，1997年）、李炫蒼《現當代臺灣「自然寫作」研究》（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碩士論文，1998年），這些學位論文多以縱論的方式進行的研究。再者，亦有個別作家論的研究，諸如高湘茹《吳明益作品研究》（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職專班碩士論文，2006年）、劉又萍《劉克襄與夏曼·藍波安生態文學之環境倫理觀比較》（臺南：國立臺南大學生態旅遊研究所碩士論文，2008年）等。單篇論文有鄭宇辰〈書寫半島的美麗與哀愁——試論杜虹自然書寫的內涵與特質〉（《臺北教育大學語文集刊》第16期，2009年7月，頁169、171、173-179。）、藍建春〈自然烏托邦中的隱形人——臺灣自然寫作中的人與自然〉（《臺灣文學研究學報》第6期，2008年4月，頁225-271。）等等。

關於傳統文學有關自然書寫的研究，學位論文有蔡清波《臺灣古典詩自然寫作研究——明鄭時期至清朝時期》（高雄：國立中山大學中文研究所碩士論文，2004年）等；單篇論文尚有收錄於東海大學中文系主編《臺灣自然生態文學研討會論文集》（臺北：文津出版社，2002年）的薛順雄〈臺灣傳統漢語舊詩中的自然生態觀〉一文。再者，對照近年舉辦相關自然書寫的研討會議來看，除了上述東海大學主辦的「臺灣自然生態文學研討會」有收錄相關論文，其餘如2005年靜宜大學臺灣文學系主辦的「自然書寫學術研討會」，皆是討論當代作家的自然書寫為主如王家祥、吳明益、劉克襄等。就質和量而言，傳統文學於此一領域仍然具有探討的空間。

或行動乃至於出版者，是比文學創作的門檻低了很多，而且也不是為了文學，文學只是參與其中的一種方式而已。」此外，又進一步界說：「應該說，作家、學者、記者以小說、散文、報導文學甚至有點哲學思考、人文精神的研究論文來參與地球生態保育運動的思想傳播和行動。」<sup>2</sup>因此，我們可以解讀出上述的觀點——現代文學的自然書寫成分薄弱，而科學知識成分頗高；至於，在傳統文學上，文學成分高，而自然成分低。

假設，能將這個鴻溝與偏於一偏的自然書寫現象，透過對傳統文學的新研究方向，無疑是對「自然書寫」這塊新的發展領域有正面助益。

關於狹義的自然書寫，吳明益則指出，「作者是以文學性的手法在處理生態問題(Ecological Problems)或自然經驗，或在處理生態問題與自然經驗時，筆下散發出文學質素。」<sup>3</sup>並說明自然書寫的義界：(1)自然成為書寫的主位；(2)作者注視、觀察、記錄、探索與發現自然；(3)強調生物學、生態學、倫理學等自然符碼與知性理解的運用；(4)以各式觀察與敘述方式呈現，如日誌(Journal)、遊記(Journey)、年記(Almanac)、報導(Report)等。<sup>4</sup>因此，總結上述前人研究的界說觀之，在傳統文學中有關「自然」內涵的描述，本文同樣也是以現代生態學等角度來檢視這些歷來為正統自然書寫研究者所忽視的自然觀察內涵。

再者，回過頭來看，上述有關「自然書寫」的廣、狹定義，皆以現代文學作為研究範圍，近乎沒有古典文獻的範疇，從定義上要如何界定這類新興的書寫模式，仍然是個具有動態發展的研究議題。吳明益在《以書寫解放自然：臺灣現代自然書寫的探索(1980-2002)》一書中指出：「雖然過去論者在提及當代臺灣自然書寫時，幾未將中國傳統文學的作品納入討論。」不過，在評判二者是否有承繼的關係前，「至少必須進行初步認識後再行判斷。就算論者持『兩者毫不相干』的論點，也應加以證實。」因為，傳統文學乃至

<sup>2</sup> 王家祥：〈臺灣本土自然寫作中鮮明的「土地」〉，《中外文學》，第 23 卷，第 12 期，1995 年 5 月，頁 68-69。

<sup>3</sup> 吳明益，〈書寫自然的幽微天啓〉，詳吳明益主編(2003)《臺灣自然寫作選》，頁 12-13。

<sup>4</sup> 同註 3，頁 12-13。

廣大歷史文獻中的自然書寫，是否影響了現代自然文學中的書寫呢？古今交會或傳承的現象是否存在？仍是個有待驗證與研究的議題。

因此，在論述自然書寫之際，對於傳統文學的聚焦，或許能夠擴展自然書寫的視野。雖然其於野外生態知識建構和方法學上，可能比不上當代作家的深度，但不可否認的是，其感性程度則應該較之時下大部份作家的水平高出許多。尤其，現代自然書寫者多具備自然學科的背景，而古代的自然書寫，或許更多是存在於各類古籍文獻當中，有待於後人的研究與整理。所以，研究古代的自然書寫，應該能夠給予正在發展中的「自然書寫」一個參考的方向。<sup>5</sup>

吳儀鳳〈唐賦的自然書寫研究〉一文中指出：「現代的自然書寫往往比較具有自然科學與現代生態學的知識，同時會具有環境生態保護、動物保育等的主要關注在其中。」那麼，相形之下傳統文學的自然書寫存在著三個明顯的差異之處：其一，「對於環境保護和動物保育的觀念，古人是沒有今人那麼強烈的。」其次，「古代文人沒有現代生物學和自然科學的這套知識，因而他們並不會太重視生物特性及其生態等這方面的細節描述。」最後，「因為缺乏望遠鏡之類的現代科技工具，所以他們能進行的觀察其實是很有限的。」<sup>6</sup>環境保護和動物保育的觀念，除了我們所熟知的孟子「不違農時，穀不可勝食也，數罟不入洿池，魚鱉不可勝食也，斧斤以時入山林，材木不可勝用也。」（《孟子·梁惠王》）以及莊子「以鳥養鳥」（《莊子·外篇·至樂》）等零星觀點外，其實是鮮少研究者進行梳理的，沒有望遠鏡也並非無法進行自然的觀察，因為最終也還是使用人類的雙眼，更何況外國的望遠鏡的發明之前，也還是存在著生物觀測的。因此，吳氏指出了一般文人對自然的認識有限，指的是狹義的文人，若是從廣義的文字記錄來看，或許會有更多的自然觀察的文獻資料，雖然這未必合於現今自然書寫的定義。

---

<sup>5</sup> 吳明益(2004)，《以書寫解放自然：臺灣現代自然書寫的探索(1980-2002)》，頁 84-85。

<sup>6</sup> 吳儀鳳，〈唐賦的自然書寫研究〉，收於元培科學技術學院國文組主編(2004)：《自然書寫：第三屆主題文學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頁 187-223。

由上述可以得知，吳儀鳳間接肯定傳統文學中的自然書寫存在著一個尚未完成的論述，以及它和現代自然書寫無法銜接的斷層。吳氏認為「體物」並不是賦家的重點，所以撰文強調與論述了賦家傳統言志這一面。吳儀鳳以唐代賦為觀察，將其自然書寫劃分為「歌功頌德型」與「體物言志型」兩類，並指出賦中鳥類題材的書寫最終目的：

作者們對於禽鳥的自然生態或自然特性的部分只是知其大概，他們對於這種禽鳥的生物性、生態習性所知有限，也不是太著重這一部份，因為這並不是他們關心的重點。他們真正關心和在乎的是如何透過這個禽鳥的某些象徵意涵來表達出自己的想法。所以禽鳥的象徵意涵才是使得這些禽鳥面貌不同的主要關鍵。<sup>7</sup>

由於強調賦家傳統所主張的言志傳統，指出禽鳥面貌的不同來自於禽鳥象徵意涵的差異，於是研究上，便會忽略了禽鳥原有的不同面向，轉而只在言志上研究禽鳥，這是傳統學者精於文學而疏於鳥類學的結果，這樣的研究方式，當然無法尋析出作品中有關自然書寫的內容。因此，論斷「古代文人並不會太重視生物特性及其生態等這方面的細節描述。」

另一位研究者許東海也指出：「詠物賦的起源甚早，可溯自屈原〈橘頌〉，以及荀卿〈蠶〉、〈雲〉以至宋玉〈風賦〉等等作品，表現的手法固然各有差異，但基本上都合乎《文心雕龍·詮賦》所謂「賦者，鋪也。鋪彩摛文，體物寫志也。」的宗旨，其中「體物」是賦的主要內容，但「寫志」才更是他的終極目的。<sup>8</sup>」

許東海和吳儀鳳的論述相近，「『體物』是賦的主要內容」，這主要內容被許多研究者跳過與忽略，而直接的研究『寫志』這個「終極目的」。同

---

<sup>7</sup> 同註 6，頁 187-223。

<sup>8</sup> 許東海：〈李、杜鳥獸賦之特色及其風格異同-以〈大鵬賦〉、〈雕賦〉、〈天狗賦〉為主的討論〉，《中正中文學報年刊》第三期，2009年9月，頁 83-114。

樣是重「寫志」而輕「體物」的看待歷代賦體的風貌。因此，詠物的研究角度，看似與「體物」的自然觀察關連密切，卻因直接跳過「體物」的實際內容，便快速的滑到「寫志」，所以才需要另從自然觀察的角度來檢視「體物」的內容中那些是較合於自然科學中的生物特性的。

而筆者基於長期鑽研鳥類文化與從事鳥類的生態觀察，曾撰寫鳥類主題之相關論文，所以準備先從鳥類題材為著眼點，避開歷來學者以「寫志」為研究的傳統型態，擬從賦的主要表現手法——「體物」去尋求其與自然書寫的接榫，開啓賦作研究的新角度。

然而，現在自然書寫強調作者的自然經驗以及生態問題，與古典的描寫方式有其不同的進路，但是古代的文學與文獻當中，雖然未必是作者個人的自然經驗，卻也還有存在豐富的生態與自然記載，在此初步嘗試界定古典的自然書寫。諸如作者在處理自然的描寫時，未必是出於自身的經歷，而卻能援用合於古代或現代自然生態的內容，出現於文學作品中，並具有較高的文學質素；出現於類書方志等文獻資料時，則對於自然物象的描寫相對的更為詳盡。

然而，古代文學與文獻在描寫到自然物象時，難免會夾雜著神話傳說與稗官野史之說，需要經過後人的梳理，才能以較合於現代自然觀察內容的方式呈現。在這兒也不排除人類由豢養而觀察到的雞雉與牛羊等，只要合於自然的習性，都將它視為古人的自然觀察心得。

因此，本文的研究，重點在爬梳古人的自然觀察內容，而非以古人書寫的目的為目標，以賦體創作手法為例，本文重在闡述那些「體物」的內容當中與自然書寫若合符節之處，而不重視傳統研究所強調的「言志」內容的闡發。

自從《詩經》以來，就曾描寫了許多草、木、鳥、獸、蟲、魚等的動物與植物，孔子曾說讀詩可以「多識蟲魚鳥獸之名」，可見文學與自然的密切關係，以《毛詩品物圖考》所收動植物有 200 餘種為例，可以知道古人是有嘗試區別自然物種，用以吟詠人生的。如〈魏風·碩鼠〉：「碩鼠碩鼠，無食我黍。」即陳述肥鼠啃食糧食。〈王風·君子于役〉：「雞棲於埘，日之夕

矣，羊牛下來，君子于役，如之何勿思！」雞回巢而牛羊下山，表示了太陽即將下山，同樣是合於鳥獸的生態習性。即使古今有時代之異，古人將生態描寫融會於抒情言志之文章中，今人直接以鳥獸為描寫本體，不再以人類為中心，雖然說有其主客的差異，不過，站在觀察生物的立場，除了偶而有精細與粗疏之別外，其實也還有先後之別。因此，有些時候，古代不盡然比現代的生物觀測來得粗疏與遜色。

類書當中，較早的如《爾雅》即有〈釋蟲〉、〈釋魚〉、〈釋鳥〉、〈釋獸〉與〈釋畜〉等五章談到動物學知識，如《爾雅·釋鳥第十七》載：「鳧，鴈醜，其足蹠，其踵企。鳥，鵠醜，其掌縮。」指出了鳧足有蹠、鳥足爪縮的特點，合乎這些鳥類的描述，一定是進行了生態觀測才能得出這樣的答案。其後的字書如《說文解字》則集成了鳥、魚、蟲、犬等各部的動物名字，並加以作簡明的介紹，為漢代以前的物種認識作了完整的匯集。

而《禽經》則是專門研究鳥類的專著了。<sup>9</sup>這部語涉神怪的古籍，也記載了許多自然科學的知識，其中提到的藥用動物 67 種，藥用植物 52 種，連同其他藥物達 126 種。

生態學者高瑋指出：「在古書和詩詞也常以鳥類為題抒發詩情畫意。如《詩經》，白居易對家燕生活的描述，文天祥的〈金陵驛〉中「歸家燕子」和「啼血杜鵑」等生動地描述或藉助鳥類生活習性來描述一件故事、一種感情。」此外，又指出：「鳥類在器物紋飾、雕塑和建築以及建築裝飾等方面，更是自古以來就吸引人們的題材。這些就是生態知識，只是沒有成文而已。」<sup>10</sup>

祝堯《古賦辨體》對後世賦家評價云：「徐庾繼出，又復隔句對聯，以為駢四儷六，簇事對偶，以為博物洽聞。有辭無情，義亡體失，此六朝之賦所以益遠於古。」<sup>11</sup>祝堯指出了六朝賦作「博物洽聞」是其「益遠於古」的因素所在，或許卻是六朝賦作「益近於今」，也就是與生態書寫的描摹方式

<sup>9</sup> 相傳《禽經》為春秋時期師曠所撰、晉張華作註，實為唐宋時人所作。

<sup>10</sup> 高瑋(1995)，《鳥類生態學》，頁 5。

<sup>11</sup> (元)祝堯編，《古賦辨體》，收錄於臺灣商務印書館編(1988)，《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366 冊》，卷五，頁 779。

更形相近的原因，不過，這些都有待於研究者的探討。

若從自然書寫角度立論，當然不甚同意上述「有辭無情，義亡體失」的論斷，只有嘗試從自然書寫的角度來檢視賦作中有關「博物洽聞」的內容，而非泛泛的以為是文字遊戲而加以摒除在研究之外，才能真正了解古代文學與文獻當中有關自然書寫的樣貌。

因此，本文以《全臺賦》作為考察對象，探討傳統文學中的自然書寫內容，在研究方法上，本文採取了統計數據和相關資料，如方志等文獻作為輔助，以期從傳統文學的文本中，尋析有關自然書寫的內涵。《全臺賦》為近年臺灣傳統文學文獻彙整的成果，書中收錄了近一百九十多篇清代至日治時期的賦作。這些作品除了成為臺灣傳統文學研究上的補白，更是提供了新的研究平台。編者許俊雅指出：「經由賦作與地理方志發展的交互參照，可瞭解邊疆賦作其自然徵實之創作現象與過程。」<sup>12</sup>這些賦作為國家功績的展現之外，也呈現了臺灣這塊土地上特有的風土產物。因此，本論文將從「體物」的角度為切入點，於鳥類主題的論述之中，對照古今異同之處，以期能彰顯其中「自然徵實」當中的內容，讓我們對古典的自然書寫有所認識。

## 二、《全臺賦》中鳥種的統計與傳統鳥類描寫

《全臺賦》中，有關鳥類的種名非常多，根據統計，泛稱「鳥」和「禽」的字彙，總計出現約有 70 次以上。例如：「厥鳥惟毳」、「雀行鳥語」和「蒙鳥羽而編貝為繫」（林謙光〈臺灣賦〉）、「忽巧鳥兮一聲」（高拱乾〈臺灣賦〉）等。

除了泛稱鳥、禽外，《全臺賦》中關於鳥類的專稱，約有 50 種左右，依次計有：鶯 39 次；鶴 33 次；燕 31 次；雞 30 次；鷗 16 次；鳥 15 次；雁 12 次；鳩 11 次；雉 11 次；鷺 8 次；鸚鵡 7 次；鴻 7 次；鷓鴣 7 次；雀 6

---

<sup>12</sup> 詳許俊雅、吳福助編(2006)，《全臺賦》，頁 13-14。

次；<sup>13</sup>杜鵑 6 次；鳧 6 次；鸛 5 次；鳶 4 次；翡翠 4 次；鵝 4 次；鵲 3 次；鷓鴣 3 次，餘見附錄附表。

在各篇賦作當中出現的鳥種，例如：高拱乾〈臺灣賦〉出現鷗、雀；周澎〈平南賦〉出現烏、鴻；李欽文〈紅毛城賦〉出現鷓鴣、鵲、鳩、石燕；張從政〈臺山賦〉出現翟雉、鸛鷺；<sup>14</sup>陳輝〈臺海賦〉出現鷺、鷗；王必昌〈臺海賦〉出現鸛、鶴、畫眉、鸚鵡、鳩、雞、燕；王必昌〈澎湖賦〉出現鷓鴣、鸛鷺、鷗、鷺、鳶、鷓；卓肇昌〈鼓山賦〉<sup>15</sup>出現雁、鸚鵡、鶴、鷗等，雖然有的鳥種名稱上看來是生態上即有的鳥種，仔細觀察，在描寫上還是有偏於傳統書寫與較接近自然書寫兩種的差別，舉例言之，一樣是寫燕子，在一般的寫法上，如洪繡〈春園賦〉「燕喜朝晴」，指出鳥兒喜歡春晴的早晨，沒有明顯的物種習性描寫，而在王必昌較接近生態描寫的筆下，卻看出了「燕經秋而不去」的臺灣燕子習性的特色，下文將詳述之，<sup>16</sup>足見臺灣賦中有關鳥禽書寫的傳統書寫與自然書寫的異同。

因此，《全臺賦》中蘊藏著許多值得探勘的鳥類議題。從這些賦作中，或許能夠窺探臺灣當地特有的自然生態風貌，諸如鳥類的習性或地域分布等。

本節將針對《全臺賦》中有關鳥類的描寫中，以性質作為劃分依據——

<sup>13</sup> 亦含「雀橋」一詞，「雀橋」出現於吳敦仁的〈燕窩賦〉，詳許俊雅、吳福助主編(2006)，《全臺賦》，頁 156。而雀一作「鵲」，古籍多有混用問題。例如在林百川、林學源纂輯(1993)：《樹杞林志》中關於「羽之屬」中的「喜雀」，和「雀橋」一樣，「雀」亦作「鵲」，詳頁 108。

<sup>14</sup> 此處的「鷺」，並非為《臺海采風圖》等方志中所記載的「烏鷺」。與「鸛」一同出現的「鷺」，見《詩經·小雅·白華》：「有鷺在梁，有鶴在林。維彼碩人，實勞我心。」依據考證，是「大禿鷺」，是一種「鸛鳥」。詳高明乾、佟玉華、劉坤合著(2005)，《詩經動物釋詁》，頁 285-286。

<sup>15</sup> 卓肇昌〈鼓山賦〉中所描寫的「極欸睡鶴」，雖是混同鶴和鸛兩種鳥類，常被視為觀察生態不仔細所致。但這或許是古人在鳥種分類上是將鶴、鸛混同的。再者，也不可否認古人已觀察到有些大型鳥類擁有樹棲的習性，或者又如賦中描述鷗會在水面棲息的習性：「浮沉兮泛泛」。

<sup>16</sup> 其中，王必昌曾寫到「雷舞」，懷疑未必是鳥名，已另撰專文〈臺灣賦的動物書寫與物種釋疑〉探討，詳參見韓學宏《鳥類書寫與圖像文化研究》，臺北，文津出版社，2011.03，頁 75-116。

即典故、神話等傳統書寫作分類，佐以數據資料和文本解讀進行分析如下：

### (一) 當作典實使用的鳥類

《全臺賦》中有關鳥類傳說及典實相關篇章，如 1.代表無機與退隱的鷗，如高拱乾〈臺灣賦〉：「既慣狎鷗，誰傷碩鼠。」<sup>17</sup> 2.有兆喜之意的燕：「燕不嫌貧，稱賀常棲吉宅。」(天天〈逐客賦〉) 3.代表啼血達旦的杜鵑：「叫泣月之子規」(高拱乾〈臺灣賦〉)；4.夜啼的慈烏：「涼月啼烏」(周澎〈平南賦〉)；5.代表客途的鴻雁：「泣流鴻於征途」(高拱乾〈臺灣賦〉)等等，不一而足。

以鶴言志與以鶯言志的傳統，在賦中也出現相關篇章，如曹敬的〈擬鮑名遠舞鶴賦〉(頁 210)、洪繻的〈寄鶴齋賦(庚寅花月既望作)〉(頁 294)，都藉鶴飛衝天等故事來描寫一己的心志。雖然〈寄鶴齋賦〉當中結合了多種鳥類言志的內容，如鶯鳴求友、出谷遷喬與求友的黃鶯、鳳棲梧桐等。<sup>18</sup>當然，部分賦家鳥類詞彙的運用，表面上運用了豐富的歷史典故，卻出現陳陳相因而乏善可陳的一面。例如洪繻〈楮先生足巢躔金王孫賦〉：「謂是退鷓，豈能漸鴻。」(頁 327)連用了處士隱退的「退鷓」與仕途升遷的「漸鴻」。〈詠四湖雲梯書院賦〉：「預兆鵬飛鸚薦」(頁 402)中的「鸚薦」，即是推薦賢才的典故。<sup>19</sup>

李欽文〈紅毛城賦〉寫道：「借鷓棲於窮島，…鷓窠竟為鳩居，…登茲城以遠眺，非石燕之飛翔…。」(頁 64)使用了「鷓鷯一枝」、「鳩占鷓窠」等典故。又在另一篇〈赤崁城賦〉中，出現了雷同的句子：「鷓窠竟為鳩居，…石燕翻飛兮晝冥…。」(頁 63)，讓讀者感受作者自然知識的認知可能是貧乏

<sup>17</sup> (清)高拱乾〈臺灣賦〉，收於許俊雅、吳福助主編(2006)，《全臺賦》，頁 51-54。之後，若有出現《全臺賦》相關的引文，本文將在正文中以括弧標示頁數，不再另行以註解方式標明出處。

<sup>18</sup> 鶯鳴求友，詳參韓學宏〈「隔葉黃鸝」、「出谷遷喬」、「千里鶯啼」——從鳥類生態角度談《全唐詩》中的黃鶯與黃鸝〉，《光武國文學報》，創刊號，2004年6月，頁 43-60。

<sup>19</sup> 孔融〈薦禰衡表〉云：「鶯鳥累百，不如一鸚。」後因以鸚薦指薦賢，詳夏禹甸編(1995)：《萬條典故分類詞典》，頁 515，有關於「薦鸚」條。

的。<sup>20</sup>

順著上述典故為延伸，除了鵲巢鳩占之外，亦有以鳴鳩來標誌節候的觀察，如王必昌〈臺灣賦〉：「鳩候氣而鳴六」（頁 81）；「鳩啼莫雨，燕喜朝晴。」洪繻〈春園賦〉，（頁 297）這種較符合生態觀察的，也成描寫慣例。

洪繻〈小樓賦〉可以當作傳統描寫鳥類的典型，賦中提及的鳥類段落有：

鳩扶筇以偏穩，燕巢幕而不爭。…門礙拂雲之鳥，窗爭看水之人。…鶯藏柳亞，燕向簾嘖。…鶴雖飛而猶返，蠖何屈而不伸！…誰家之戶鏤雙魚，何處之牆低數雉。…鴛鴦墮瓦，鸚鵡開籠。…鏡裡無花，枝頭有鳥。（頁 329）

描寫的鳩、燕、鶯、鶴、鸚鵡，都是賦作等傳統文學所常用到的鳥名，其中，「鴛鴦墮瓦」指的是鴛鴦瓦，並非鳥類。而洪繻〈小樓賦〉所寫「鳩扶筇以偏穩，燕巢幕而不爭。」（頁 329），則是「鳩杖」的化用，實為柺杖的代稱。

因此，如果傳統文學中出現這類的鳥名，除去器物等名稱，雖然遠比起蝶、蜓等多出了許多，還是不免讓學者評為不出俗套的文學吟詠，與自然觀察及自然抒寫的生命力了不相關。

另外，洪繻的〈春園賦〉：

若乃枝枝蝶粉，樹樹鳥聲。鳩啼莫雨，燕喜朝晴。酒喚提壺而去，杖隨啄木而行。水漫迴塘，陸龜蒙之鬪鴨；風高綺陌，戴仲若之聽鶯。鸚鵡詈人，出扶南而語熟；鷓鴣送客，背北江而音清。（頁 297）

文中提及的鳥類，除了重覆前篇的稱謂：鳥、鳩、燕、鶯、鸚鵡等之外，只增加了鷓鴣，其中，提壺取其酒壺勸飲之意，啄木取其篤篤之聲，鬪鴨是欄

---

<sup>20</sup> 同註 6，頁 187-223。吳儀鳳這篇論文中提到鳥類書寫慣用的傳說和典故運用，亦出現於本處所探討的《全臺賦》的篇章中。

干。這些鳥種和下節所述神話鳥類如鸞鳳一樣，早已存在於歷代典籍中。因此，大多賦篇遵循著大量使用文學典故的傳統，與現實觀察的層面，仍然是有段差距的。這樣的差距，將能在王必昌的賦作中得到驗證，關於這個部分，在下節將進行探討。

## (二) 當作神話傳說使用的鳥類

《全臺賦》中的傳統書寫模式，也著墨了不少中國神話傳說中的鳥類。這其中以「鸞」和「鳳」為最具典型的代表。據本文統計，《全臺賦》的賦作中，有關「鸞」字的使用，約有 43 次，而「鳳」字更是使用了 45 次左右，可見這些代表吉祥與尊貴象徵的神鳥詞彙，在歷史文化的傳承中，已經普遍地運用於賦體文學的創作之中。例如高拱乾〈臺灣賦〉：「懷高岡兮彩鳳」(頁 52)等。

吳儀鳳在〈唐賦的自然書寫研究〉中關於「自然賦的分類」，提及了魏晉的「詠物小賦」中有關吟詠「禽鳥」的篇章。吳氏指出這些禽鳥多數出現於歌功頌德的賦作，主要給皇帝閱讀的：「所描寫禽鳥多是具有祥瑞象徵的禽鳥，如鳳凰、白鳥、白雀、三足鳥，或因其珍稀而進獻的禽鳥，如鸚鵡、白鸛。歌功頌德型賦作則是重視禎祥讖緯的政治神話，極力地鋪陳這些傳說典故，呼應了讚美、歌頌是賦作的主要基調。<sup>21</sup>」以此檢視《全臺賦》所收錄的賦作，注重珍稀禽鳥的篇章便有王必昌〈臺灣賦〉提及的：「畫眉鸚鵡，以白見珍。」顯然是承自這個祥瑞的傳統。

又如洪繻有兩篇名為〈鯤化鵬賦〉的創作，則屬於神話傳說的範疇。<sup>22</sup>就以篇名和內容觀之，即可得知乃係源出於《莊子·逍遙遊》中「鯤化為鵬」的變形神話，而所謂的「鵬」便是神話傳說中的鳥種。<sup>23</sup>

---

<sup>21</sup> 同註 6，頁 187-223。

<sup>22</sup> 洪繻共作兩篇〈鯤化鵬賦〉，一篇是「其一，以『其翼若垂天之雲』為韻，癸巳年元月廿八夜作，陳太守觀風」；另一篇為「其二，以『其翼若垂天之雲』為韻，癸巳年元月廿九旦作，陳太守觀風」。詳許俊雅、吳福助主編，《全臺賦》，頁 313-316。

<sup>23</sup> 袁珂：「鯤鵬之變是寓言化之神話。」詳袁珂(1991)，《中國神話大詞典》，頁 612。另可參

從前述有關祥瑞象徵、神話傳說、抒情言志與典實運用等，可以發現到傳統文學中的鳥類書寫，仍然存在著一個雷同貌似與陳陳相因的窠臼。

### (三) 其他

此外，還有專門詠鳥或以鳥為篇名的賦作，如：施瓊芳的〈華蟲賦〉、曹敬〈攜雙柑酒聽黃鸝賦〉、呂溪泉〈曉雞聲賦〉；屬於擬作的，則有曹敬〈擬鮑名遠舞鶴賦〉等，皆是專篇以鳥類為題的書寫。這些作品內容的仿古和言志等面向，大體都受到傳統書寫的影響。

至於使用鳥名以形容或指涉他物，而非指鳥種專稱的，不在此論述之列，如周澎〈平南賦〉：「浮彩鷁，溯鴻波，…盼征鴻而帛書難繫，…化鷹眼以咸馴，…於是雕題貫胸之眾，焦齒臬矐之倫，…鳥集鱗萃，靡不咸陳。…淬龍泉兮鷺鶻膏，入蛟宮兮斬毒鼈。」(頁 56-59)，賦中提及了鷁、鴻、鷹、雕、臬、鳥、鷺鶻等鳥種，在這兒的行文中多非直指鳥類。

鄧延禧的〈丹鳥賦〉，這篇賦作也並非描寫鳥類，乃是以《詩經·宵行》「熠燿宵行」為韻，摒棄「丹鳥」這類鳥類神話意涵的運用，轉而用來書寫螢火蟲的樣態，頗異其趣。<sup>24</sup>但為了駢儷對仗與詞彙變化的需要，亦使用了「黃鳥」和「黑鳥」等字彙。雖然狀似語焉不詳的鳥種，卻也在字句上區分出鳥類「浴波」、「聲吟」等的不同習性。

再者，《全臺賦》中所描述的鳥種，仍和漢賦中部分出現高度的重疊性。因此，《全臺賦》中的鳥類形象塑造，除了具有某些自然書寫的意緒，同時，仍可以看出臺灣傳統文人在創作中對於賦體文化遺產的傳承。

---

閱韓學宏，〈試釋《莊子·逍遙遊》「鯤化為鵬」——從鳥類學的角度〉，政治大學中文系第12屆系所友學術研討會論文，2005年5月21日。

<sup>24</sup> 《左傳·昭公十七年》載有：「丹鳥氏司閉者也」。而《三國志·魏志·方伎傳·管輅·鄰婦手殺其夫·注》也載及：「文王受命，丹鳥銜書。」其實皆本自《藝文類聚》卷十引《尚書中候》：「季秋，赤雀銜丹書，入鄴，止於昌戶。」以上所述都屬鳥類的傳說，而《大戴禮記·夏小正》載：「丹鳥，螢的異名。」顯見是本篇賦文所採用的典實所本。詳鄭恢主編(2002)：《事物異名分類詞典》，頁225。

### 三、《全臺賦》中有關鳥類書寫的作品與作家

關於傳統文學中的自然書寫，陳建一在〈發現一個新文學傳統——自然寫作〉一文中提到：「傳統文學作品的自然材料如國畫裡的畫境般，都是以疏疏淡淡的形象呈現；山遠遠的，花淡淡的…其中，「花」、「鷗」、「天雞」概念化的自然材料描寫，在傳統中國文學作品中俯拾可見。」除了疏淡之外，也以泛稱的方式呈現：「傳統文學的自然，大多以不知名的花，不知名的鳥，或是一般熟悉的荷花、桂花形象出現。至於自然寫作的自然形象，就較傳統文學鮮明許多。<sup>25</sup>」

其實，陳建一如此看待傳統文學中的自然描寫，是落於一概而論的。尤其，從舉例的花和鳥來看，古代花鳥描寫種類繁多，是最能代表古典文學接近現代自然書寫的內容，只可惜陳氏以不鮮明的角度切入而忽視了這個古典自然書寫中有關花鳥的書寫，尤其是花鳥專名如桃、竹、梅、菊、雉鳩、鴻雁等，其實是自先秦《詩經》以來，最足以和現代自然書寫相銜接的題材。

前節著墨於《全臺賦》中的傳統鳥類描寫方式，本節將從《全臺賦》挖掘有關生態方面，與現代鳥類書寫中鳥類的生態習性相近的賦作，並以王必昌、陳洪圭、曹敬和呂溪泉的賦作為深入探析的對象。

#### (一) 王必昌的鳥類書寫

《全臺賦》中包羅了許多以臺灣地名為題的自然書寫之作，如以〈臺灣賦〉為題的作者的便有王必昌、高拱乾和沈光文(按：沈光文乃收錄於「附錄」部分)，其它尚有王必昌〈澎湖賦〉、林夢麟〈臺灣形勝賦〉、黃學海〈龜山賦〉與卓肇昌的〈鼓山賦〉等。<sup>26</sup>從這些命題和內容觀之，賦作中陳述了特定的臺灣物產和地理名勝，頗具有自然書寫的雛型。其中，最能符合自然

<sup>25</sup> 陳建一，〈發現一個新文學傳統——自然寫作〉，《誠品閱讀》，1994年8月，頁81-82。

<sup>26</sup> 《全臺賦》所收〈臺灣賦〉、〈臺山賦〉、〈臺海賦〉與〈臺灣形勝賦〉等作，雖然在賦題上已有關懷本土的傾向，不過內容上述及的鳥種卻大多是舊有窠臼，無法在本土性與傳統中做出區別。

書寫意涵的，則非王必昌莫屬。

王必昌(1704-1788)為清朝乾隆年間人氏，祖籍福建德化，乾隆十六年受邀渡海來台進行《重修臺灣縣志》的工作。〈臺灣賦〉以臺灣作為賦名，鋪陳了臺灣諸多的地名、山川、花卉和海產等。當然，也包括了對鳥類的著墨：

乃林有鸛而無鶴，山有豹而無虎。…畫眉鸚鵡，以白見珍。彩囊翟雉，其文足取。鳩候氣而鳴六、雞應時而稱五。倒掛夜栖，翻飛雷舞。蟬未夏而先鳴，燕經秋而不去。訝蜥蜴之有聲，悵鸚哥之不語。蛩唧唧以夜吟，竟四時之無序。感物類而躊躇，忽愴懷於羈旅。(頁 84)

上述引文內，所提及的鳥類計有：「鸛、鶴、畫眉、鸚鵡、彩囊、翟雉、鳩、雞、倒掛、雷舞、燕、鸚哥。」<sup>27</sup>可以看到當時賦家對於諸多不同的鳥種，具有辨識能力的知識，而非泛泛的以「枝頭有鳥」(洪繻〈小樓賦〉)、「翠羽文禽」(卓肇昌〈三山賦〉)等語帶過，或沿用其他賦作的鳥種。這類詠嘆臺灣物種的賦作，已經不再像過去為政治歌功頌德的文學傳統，也不像吳明益在《以書寫解放自然：臺灣現代自然書寫探索(1980-2002)》所言，將傳統文本視作是「將人類道德、政治、人事比附於自然物之上」<sup>28</sup>的詠志傳統所限，而是逐漸向自然書寫作靠近，雖然與現代自然書寫所強調的親自觀測經驗與生態保育觀念不盡相合，卻也走出了一條有異於言志的傳統，而不知不覺中走向與自然物象認識更接近的道路。

例如引文中的鸛、鶴、翟雉、鳩、雞、燕等鳥類，對照漢賦的鳥種，表面看來，具有高度的重疊性。然而「林有鸛而無鶴」的描寫，一如上句「山有豹而無虎」，可知王氏的描寫是知道鸛、鶴、豹、虎的物種分野的，也就是具有生物的粗淺辨識能力的。《全臺賦》也寫出了在地性的鳥種，如王必

<sup>27</sup> 「雷舞」可能不是鳥類，意為聞雷而舞。據考證，「翻飛」與「鸚哥」在此段文字中指的可能是魚類，已另闢專文論證之。

<sup>28</sup> 同註 5，頁 88。

昌〈臺灣賦〉中出現的鸚鵡、畫眉、倒掛等鳥類，已然突破前人描繪鳥種的窠臼。同時，這些鳥類的出現，可供我們深入觀察和研究臺灣的風土，而非純粹以言志傳統而忽略賦家徵實的一面。因此，不能一概以陳陳相因的角度來看待傳統文學中的自然書寫。

若將上述鳥類對照當時幾部清代臺灣的方志，可以發現這些文學中的鳥類，在方志中也有相同記載。高拱乾在《臺灣府志》(1696)中有紀錄「鳩」等、<sup>29</sup>《諸羅縣志》(1717)有記載畫眉、鸚鵡、燕，以及《臺灣通志》(1895前後)記錄的彩囊、倒掛鳥、鸛，《福建通志臺灣府》(1737)中記載：「雞、鳩、彩囊、倒掛、鸛、燕、畫眉、鸚鵡」，<sup>30</sup>顯見賦中所寫在某些物種上是具有物產的真實性。

余文儀《續修臺灣府志·卷十七·物產志·物產二·鳥獸》(1774)在「附考」中引述《臺海使槎錄》(1722)對於「彩囊」的解釋：「似雞而小，頂上有五彩囊。」<sup>31</sup>這些出現在賦作和方志類記載的鳥類名稱，在在呈現了臺灣的本土性。上文引述的「翟雉」，在諸志中大多以「雉」為名，《臺灣通志》和《諸羅縣志》(1717)兩者對於雄雉有相似的描述：「有冠，尾長，身五彩具，其羽為翟」，<sup>32</sup>可見翟雉指的是雄雉。

《重修臺灣縣志》(1752)和《臺海采風圖》中關於「倒掛鳥」的記載如下：「倒掛鳥似鸚鵡而小，翎羽鮮明，紅綠相間；緣枝循行。喙有鈎，足短爪長，性好倒掛，夜睡亦然。種出東洋、呂宋。」<sup>33</sup>再對照《故宮鳥譜》，亦可發

<sup>29</sup> (清)高拱乾(1993)，《臺灣府志》，頁 203。

<sup>30</sup>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輯(1993)，《福建通志臺灣府》，頁 227。在乾隆二年(1737)、乾隆七年(1742)與道光九年(1829)，清朝政府即有多次編修《福建通志》的紀錄。參予編修者有郝玉麟、陳壽祺等。

<sup>31</sup> 詳(清)余文儀(1993)，《續修臺灣府志》，頁 626。關於「彩囊」的相同紀錄亦出現於(清)黃叔瓚(1996)：《臺海使槎錄》，卷三，頁 64。

<sup>32</sup> 臺灣銀行研究室編輯(1993)，《臺灣通志》，頁 169。而《諸羅縣志》中和本引文雷同，僅在後面加述：「台產尾不逾尺。」詳周鍾瑄主修(1993)，《諸羅縣志》，頁 231。

<sup>33</sup> (清)王必昌(1993)，《重修臺灣縣志》，卷十二，頁 526。將之對照《重修臺灣府志》，兩者所載略同。而文中所指的《臺海采風圖》即《臺海采風圖考》，乃收於姜亞沙、經莉、陳湛綺編輯(2004)，《臺灣史料彙編》，關於「倒掛鳥」的紀錄收於卷一，頁 91，名為「小鸚哥」，

現有「倒掛鳥」與「黑嘴倒掛」的兩種紀錄，在中國廣東一帶是屬於不普遍的鳥種。檢視《臺灣野鳥圖鑑》，只有在書末的「籠中逸鳥」部分出現短尾的「牡丹鸚鵡」，可見「倒掛」或許曾經是數量稀少的野生鳥種，但是今日的臺灣大多數是被人類參養的籠鳥。<sup>34</sup>

王必昌身為方志撰述者和賦家的雙重身分，雖然撇清了有「鸛」無「鶴」，然而，檢視《臺灣野鳥圖鑑》，「丹頂鶴」卻有屬於「迷鳥」的種類，近年也三兩次出現在寶島臺灣上。<sup>35</sup>或許是王氏當時沒有記錄，不過，還是值得將它視為生態的觀察成果。

此外，「燕經秋而不返」也是個典型的生態觀察。吳炳輝〈王必昌〈臺灣賦〉臺灣風土書寫之研究〉寫道：「燕子亦見於臺灣島上，常成群翻飛或於住家屋簷築巢，雖屆秋季而未遠飛離去。」<sup>36</sup>吳氏只對王必昌的引文作介紹，並未從鳥類學中燕子的生態習性作進一步的說明。其實，王必昌觀察到內地的燕子入秋後滯臺而不遷徙，除了顯示王氏具有候鳥觀之外，還顯示了入秋後屬於「候鳥」的燕群還是在遷徙，而留下來的燕群其實大多屬於「留鳥」的燕群，除了極少數之外，「經秋不返」大多是留鳥。<sup>37</sup>在《中國鳥類野外手冊》指出，大陸地區常見的燕群候鳥為「家燕」(*Hirundo rustica*)，「多數鳥冬季往南遷徙，但部分留在雲南南部，海南島及臺灣越冬。<sup>38</sup>」另有一種喜在水面飛掠的「洋燕」(*Hirundo tahitica*)，是臺灣的留鳥，王必昌當日

---

除了幾個字的差異，大多雷同，頁 619。

<sup>34</sup> 王嘉雄等著(1991)：《臺灣野鳥圖鑑》，頁 82-83。又可參考(英)約翰·馬敬能、卡倫·菲利普斯、何芬奇著；盧和芬譯(2000)：《中國鳥類野外手冊》，頁 91。詳內文「短尾鸚鵡」條。

<sup>35</sup> 王嘉雄等著，〈臺灣野鳥圖鑑〉，頁 82-83。

<sup>36</sup> 吳炳輝，〈王必昌〈臺灣賦〉臺灣風土書寫之研究〉，《明新學報》，第 34 卷第 2 期，2008 年 8 月，頁 68。

<sup>37</sup> 遷徙(Migration)指的是「從一地到另一地的季節性移動。」，詳尚玉昌編著(2005)：《動物行為學》，頁 379。「候鳥」(Migrant)：在春秋兩季沿著比較穩定的路線，在繁殖區和越冬區之間進行遷徙的鳥類。「留鳥」(Resident)：終年棲息於同一地區，不進行遠距離遷徙的鳥類。鄭光美主編(1995)：《鳥類學》，頁 406。

<sup>38</sup> (英)約翰·馬敬能、卡倫·菲利普斯、何芬奇著；盧和芬譯(2000)：《中國鳥類野外手冊》，頁 336。

所見，應該是混同了以上兩種臺灣常見燕子的描寫。<sup>39</sup>

除了〈臺灣賦〉呈現許多臺灣在地性的鳥類書寫，王必昌的〈澎湖賦〉也不失為一個觀察的文本。在《全臺賦》中，亦收錄許多描寫個別地區的賦作，如〈澎湖賦〉（按：洪繻、吳德功亦有同名的賦作）、〈紅毛城賦〉、〈赤嵌城賦〉、〈鼓山賦〉、〈鳳山賦〉和〈龜山賦〉等等。<sup>40</sup>但是，仍以王必昌〈澎湖賦〉於自然書寫上有大量的著墨，同時，也存在著某些切合於鳥類生態的觀察：

雞籠宏敞，類鳴鳳之冲天。曰鴈曰鳥，何日飛來於水際；爲花爲草，同時秀插於濤邊。

即如鷓鴣鷓鴣、鷓鴣鷓鴣。山羊野麂、犬豕豪貓。紅鯊烏鮫、紫鱸白鱸。花螺石蠣、塗鮑江蜆。地瓜歲時而萼萼，海菜青紫以繇繇。維茲土產，固甚豐饒。(頁 88)

第一段引文出現了「鴈」，是「雁」的異體字，「雁」與「鳥」在此是泛稱水鳥，「鳳」則屬於神話傳說的鳥類在此借以形容基隆的地形。

第二段引文中，亦可發現承自漢賦的筆法，例如張衡《南都賦》：「其鳥則有鴛鴦鵲鷺、鴻鴛鴦鵲、〔契鳥〕鴟鷺鷓、鷓鴣鷓鷓，嚶嚶和鳴，澹淡隨波。」<sup>41</sup>簡宗梧《漢賦史論》即注意到這種漢初以來賦作使用排比的技巧：「運用排比繁類成艷」的語言特色，以「同偏旁的聯邊」，追求語文藝術，造成視覺上「整齊的美感」。<sup>42</sup>將兩篇賦作對照來看，雖然筆法相似，但是，有關於鳥種的名稱並非承襲的，可見〈澎湖賦〉頗具新意。並且，〈澎湖賦〉

<sup>39</sup> 其實臺灣還可以見到其他種類的燕子，如赤腰燕(*Hirundo striolata*)、毛腳燕(*Delichon dasypus*)等。詳參王嘉雄等著(1991)：《臺灣野鳥圖鑑》，頁 150。

<sup>40</sup> 《全臺賦》所收的描寫臺灣個別地區的賦作，有〈澎湖賦〉、〈紅毛城賦〉、〈赤嵌城賦〉、〈鼓山賦〉、〈鳳山賦〉、〈龜山賦〉、〈新店賦〉等。雖然賦題上具有本土關懷的傾向，不過內容卻鮮少述及鳥類。就主題而言，本篇不作深談。

<sup>41</sup> (漢)張衡〈南都賦〉，收於費振剛、胡雙寶、宗明華編輯(1993)，《全漢賦》，頁 459。

<sup>42</sup> 簡宗梧(1993)：《漢賦史論·下編》，頁 200-202。

於鳥種觀察上，又確切地掌握澎湖群島的地域特性。尤其，王必昌在賦作中呈現出澎湖多為水鳥的特色，如同文字中所述「鵪鶉鸕鷀、鷗鷺鳶鷓」，多隸屬於水鳥的品種。<sup>43</sup>

賦作中提及的「鵪鶉、鸕鷀、鷗、鷺、鳶、鷓」等鳥類，對照清代以降的臺灣地方志，也發現都有相應之處。以下分別論述之：

1.「鵪鶉」：這類鳥種，諸多方志都沒有相關紀錄。考之古籍，《爾雅·釋鳥第十七》載：「鵪，鵪鶉。」郭璞注云：「似鳧，腳高毛冠，江東人家養之，以厭火災。」<sup>44</sup>只知約略是屬於鷺科的水鳥，對照日本學者中村惕齋所編《訓蒙圖會》所繪「鵪鶉」，實即今日的鷺科夜鷺。<sup>45</sup>

2.「鸕鷀」：《重修鳳山縣志》(1764)載：「雞〔涑鳥〕，俗呼「錦鴛鴦」。<sup>46</sup>引《埤雅》云：「溪〔式鳥〕，又引《爾雅翼》、《本草綱目》，因其羽色多紫，故名「紫鴛鴦」，應是本處「錦鴛鴦」之所本。

3.「鷗」：此處引述《諸羅縣志》(1717)與《噶瑪蘭廳志》(1832)的條目來看：「鷗，水鳥，一名鷺。《南越記》：「隨潮上下，以三月風至，乃還洲嶼，頗知風雲。」<sup>47</sup>據此推測，應該也是臨水而居的水鳥，鷗的存在，的確符合了澎湖環海的地域性，以及能夠判斷天氣變化的習性。

4.「鷺」：在《澎湖廳志·卷十·物產·鳥獸》(1894)的相關記載中：「鷺(目感而受胎，俗呼曰白頭絲。《臺灣縣志》：凡渡海者，見白鳥飛翔則喜，蓋水禽陸棲，以將近島嶼也)」<sup>48</sup>而對照《澎湖紀略·卷之八·土產紀·陸產·羽之屬》(1771)中亦能發現「鷺鷥」的陳述：

<sup>43</sup> 鳶、鷓屬於猛禽，雖然不能確指，卻也顯示了澎湖水邊有不止一種猛禽棲息或過境。

<sup>44</sup> 詳(清)阮元校勘(1979)：《十三經注疏·第8冊》，頁183。

<sup>45</sup> (日)中村惕齋：《訓蒙圖會》，卷13，1666年版，這是日本江戶時代前期最早的一本博物圖鑑，成書時間相當於中國明朝時期。相關資料可參〔日〕菅原浩、柿澤亮三合著(2005)，《鳥名の由来辞典》。

<sup>46</sup> 「雞」應作「鷓」，(清)王必昌《重修臺灣縣志》亦作「雞」。而考之古籍，依清代《禽蟲典》所載，亦有作「溪鷺」。

<sup>47</sup> (清)陳淑均(1993)：《噶瑪蘭廳志》，頁298。

<sup>48</sup> (清)林豪(1993)：《澎湖廳志》，頁338-339。除排版稍異，所載內容相同。

詩：振鷺於飛，於彼西雍。詩義云：水鳥也；所好潔白，謂之白鳥。凡渡海者，見有白鳥飛翔則喜，以其將近嶼島也。鷺涉淺水，好自低昂，如舂、如鋤，故又名舂鋤。…一名雪客，一名風標公子。<sup>49</sup>

5.「鷺」：根據《重修福建臺灣府志·風俗·物產附》(1742)中述及：「鷺，鷓類。」引《禽經》曰：「朝鷺鳴，則大風。」<sup>50</sup>王金源〈臺灣鳥類發現史〉一文中，引證了《臺灣縣志》(1720)和《恆春縣志》(1894)後指出：「鷺，今稱爲『黑鷺』。」<sup>51</sup>

6.「鷓」：除了相關澎湖的方志以外，以《臺灣通志·物產·鳥獸類》爲檢索，亦可發現和《諸羅縣志》中有重疊之處的記載：「大如鷹，蒼黑色，尾稍短，善擊鳥。」<sup>52</sup>可以推測這類在〈澎湖賦〉現身的鳥類，應是屬於攻擊小型鳥類的猛禽。

此外，王必昌〈臺海賦〉提及的：「畫眉鸚鵡，以白見珍。」雖然顯出祥瑞的傳統意涵，對照《臺灣通志》(1895 前後)云：「白八哥、白畫眉，亦未見；或云：鹽水港、統領埤、加冬樹大數圍，其上每年生白八哥，相近居民伺其將雛，攫而飼之。」<sup>53</sup>可見方志已載，王氏之作，間接顯示出臺灣有白畫眉與白鸚鵡的籠鳥文化以及出現畫眉、鸚鵡這兩個鳥種的意義。

## (二) 陳洪圭、曹敬和呂溪泉的鳥類書寫

除了王必昌契合於臺灣風土的自然書寫之外，關於鳥類書寫之作，尚有陳洪圭(生平不詳)〈秀峰塔賦〉、曹敬(1817-1859)〈白蓮賦〉和呂溪泉(1910-1973)的〈曉雞聲賦〉提及，可供我們觀察傳統文學中自然書寫的樣貌。

<sup>49</sup> (清)胡建偉(1993)，《澎湖紀略》，本書收於《澎湖紀略·澎湖續編》，頁 175。

<sup>50</sup> (清)劉良璧(1993)：《重修福建臺灣府志》，頁 118。

<sup>51</sup> 王金源：〈臺灣鳥類發現史〉，《歷史月刊》，2003 年 11 月號，頁 4-9。

<sup>52</sup> (清)周鐘瑄(1993)：《諸羅縣志》，頁 233。

<sup>53</sup>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輯：《臺灣通志》，頁 176。根據《臺灣文獻資料目錄》中言「臺灣通志，四十卷，清蔣師轍、薛紹元纂，原稿本」，可得知乃是蔣氏和薛氏等多位於 1892 年開始進行編纂工作，完成時間約爲清光緒二十一(1895)年。

1. 陳洪圭〈秀峰塔賦〉：本篇賦作除了描摹因為風水勘輿建造的秀峰塔景色外，展現了一個自然生態觀察的視角。文中寫道：「看南徙兮千里目窮，數落鴻兮幾行字空。」(頁 117)乍看之下，是文學中象徵墨客騷人離愁的慣用寫法，若從生態觀察的角度來看，賦家也具備自古以來鴻雁有南遷，因為季候變遷的關係逐暖而居的生態知識，雖然有其陳陳相因的一面，與強調個人田野觀測時的獨特經驗不盡相符，卻也不可否認這是自古以來生態觀察心得的縮影，具備了自然書寫的雛型。

2. 曹敬〈白蓮賦〉：本篇雖然旨在描摹植物——蓮花，寄寓志節的象徵，屬於「言志」之作。早在南朝梁江淹與宋代的李綱，就有相似的〈蓮花賦〉，但在本篇中，提到了池塘中水鳥的生態：「鴛鴦同睡，翡翠頻嘯。波魚中戲，葉下鷺栖。」(頁 206)。曹敬具體的描寫鴛鴦之外，尚有翡翠啼鳴的現象，在池底有魚類優游而過，蓮葉下還有停栖不動，休息或者在凝神覓食的鷺鷥。三種水鳥收攬於文本中，呈現的確實是符合了水鳥生態的自然習性，或許前有所承，然而，賦中展現了某些合於生態觀察的內容，卻是不爭的事實，具備某些鳥類書寫的意識。再者，將之對照《臺灣通志·物產·鳥獸類》(1895前後)和《諸羅縣志》(1717)中「鴛鴦」雙宿雙飛的習性，以及蔣毓英《臺灣府志》(1685)記載「嘗宿水邊，伺魚而食之」的水鳥「翡翠」，<sup>54</sup>可見在物產上是確有所指的鳥種，習性上也是與自然相符的。觀察〈白蓮賦〉中的鳥類形象，可以發現傳統賦體堆砌的傳說和典故，已經消失了不少，取而代之的是貼近自然世界的寫實觀察，已然漸近現代自然書寫的內容。

3. 呂溪泉〈曉雞聲賦〉：本篇發表於日治時期的《詩報》第七十一號(1933年)，著重於對家禽——「雞」的描寫。賦文首先從黎明寫起，緊接著透過雞鳴——「雞聲喔喔」，開始陳述雞的形體和習性。最終，以太陽升起綻放光芒——「旭日流光瑞靄騰」為結尾。本篇的寫法，如同提要所言：「充分發揮了賦的鋪陳描繪功能。」以自然寫實的形式，敘述雞這種常見家禽的形象。從字裡行間來看，確實和現代自然書寫有著相同的特質。如前半段描寫晨雞

<sup>54</sup> (清)蔣毓英(1993)：《臺灣府志》，頁 49。

啼曉的特性：「爾時曙色重重，現成錦繡之朝；雞聲喔喔，唱破雍和之曉。」(頁 359)，比對法國自然書寫家布封(Come de Buffon)在《動物素描》中，對於公雞的觀察與描寫：「它沒日沒夜，漫不經心地啼唱，但是某些時候不規則：其叫聲與母雞的咯咯聲截然不同。」<sup>55</sup>又例如「且夫雞之爲物也，既昏而成群投宿，待曉而結陣頻啼。」(頁 459)也符合雞群聚活動的習性。可見賦家除了藉「物」言「志」外，亦存在著對於禽鳥等「物象」的自然觀察能力，才能在下筆時書寫出精準的文字。

從上述幾篇賦作觀察，可以看出自然書寫的呈現，或承自古代，或隨作者所見所感的不同，而有不同的書寫內容。王家祥在〈我所知道自然寫作與臺灣土地〉一文中指出：「詩人採用浪漫感性的文字，動物學家則可能充滿了科學與人文精神。」<sup>56</sup>以身分來劃分兩者面對自然書寫態度上的不同。王家祥並在文中指出一個重要的步驟——觀察，爲自然書寫與傳統描寫的分野。上述的賦作，雖然呈現出零星片段的觀察，不能盡合於現代自然書寫所強調的獨特觀察經驗，而有其承襲的經驗，或是全篇寫作的目標未必以自然生態關懷作結，然而在某些物種的描寫片段上，和現代自然書寫產生了接軌，則是不爭的事實。

## 四、結論

劉克襄在〈鷗之旅〉中，引用 1940 年的人的觀點來評價古人云：「對於鳥類的觀察，始終不細緻、不正確，遺下的記載，尤屬簡略殘缺。」<sup>57</sup>雖然對古代的記載採取嚴苛的評價——「簡略殘缺」，但是，若因此而選擇放棄對古典的研究，這「簡略殘缺」的真實面貌到底如何，「簡略殘缺」的評價效能如何？永遠不會有揭曉的一天。

---

<sup>55</sup> (法)布封(Come de Buffon)著、劉陽譯(2005)：《動物素描》，頁 155。

<sup>56</sup> 詳見王家祥：〈我所知道的自然寫作與臺灣土地〉，《自立晚報·本土副刊》，1992 年 8 月 28 日至 1992 年 8 月 29 日，第 19 版。

<sup>57</sup> 劉克襄，〈鷗之旅〉，收於吳明益主編(2003)，《臺灣自然寫作選》，頁 29。

因此，經由本文檢視《全臺賦》中的賦作，可以得知賦家關於鳥類書寫，具有深淺不一的面向。若是對照王必昌與洪繻的賦作，可以發現二者所寫的鳥種雖然都有多樣的品種，但洪繻與傳統較近而王必昌的賦作中卻閃現著現代自然書寫的微光。

以吳明益前述所定義的「作者是以文學性的手法在處理生態問題」，雖然不能在全篇當中得到驗證，然而卻能在王必昌的賦作中的某些段落當中得到驗證的，《全臺賦》中的自然書寫雖然不能與現代自然書寫劃上等號，成為描寫的「主位」，但是賦作對於臺灣的風土——「注視、觀察、記錄、探索與發現自然」，也是不爭的事實。如觀察到有鸛而無鶴，記錄了一些與內地不同的鳥種，發現臺灣的自然中「燕經秋而不去」等，這些成果都以傳統文學的賦體作為「敘述方式」呈現，沒有望遠鏡與自然圖鑑等的科學儀器的輔助，卻也未必減損其觀察自然的精準度。

總而言之，《全臺賦》存在著許多與現代自然書寫若即若離的描寫，本文以鳥類為視域，觀察到賦家有些零星，有些則全篇存在著較多的生態觀點，以現代自然書寫的視角來檢驗，從相異的角度來看，許多時候有其無法跨越的鴻溝存在。不過，若從異中求同的角度，除了古典與現代的文本差異外，賦中的某些描寫片段與現代自然書寫確實有些不謀而合之處。

其次，比對方志中物產文獻，也發現到許多鳥類具有臺灣在地性的特質。尤其是王必昌的〈臺灣賦〉「對《重修臺灣縣志》的仿擬或引用，均能令賦讀起來『信而有徵』，進而激發讀者『研究物情』的好奇。」<sup>58</sup>因此，本文自忖初步達成了為現代自然書寫與傳統文學間尋到銜接點的使命，如何進一步在傳統文學中找到更多符合現代自然書寫的因子，尋析出古典文學乃至古典文獻當中一條與古代體物言志傳統、現在自然書寫兩條不同的進路中，找到第三條獨有的自然書寫方式與體驗自然的經驗方式，是研究自然書寫古今關係者的重要課題與挑戰。

---

<sup>58</sup> 游適宏，〈研究物情與褒贊國家——王必昌〈臺灣賦〉的兩個導讀面向〉，收於氏著(2008)《試賦與識賦——從考試的賦到賦的教學》，頁170。原篇名為〈以賦佐志——王必昌〈臺灣賦〉的地理書寫〉，曾收於龍華科技大學主辦(2002)，《龍華科技大學第一屆中國文學與文化全國學術研討會論文專集》，頁2-13。

## 附 錄

《全臺賦》鳥類統計表

鳥類名稱	作者 篇名	詞 彙	備註
鳥 66 次	林謙光〈臺灣賦〉	厥鳥惟毯	
	高拱乾〈臺灣賦〉	蒙鳥羽、忽巧鳥兮一聲、雀行鳥語	此計 3 次
	張從政〈臺山賦〉	歸林之鳥	
	王必昌〈臺灣賦〉	聽鳥音而卜出	
	王必昌〈澎湖賦〉	曰鴈曰鳥、種依鳥跡	此計 2 次
	卓肇昌〈鼓山賦〉	鳥下上兮言言	
	卓肇昌〈龍目井泉賦〉	同鳥鼠之玉漿	
	施瓊芳〈華蟲賦〉	溯鳥工於當日	
	施瓊芳〈廣學開書院賦〉	鳥數	
	許廷崙〈團扇賦〉	啼鳥幽幽	
	鄧延禧〈丹鳥賦〉	群鳥、匪黃鳥之聲、匪白鳥、匪黑鳥之浴波、匪青鳥之作使	此計 5 次
	曹敬〈濠上觀魚賦〉	胡爲嘆鳥以時	
	曹敬〈攜雙柑酒聽黃鸝賦〉	惟耽好鳥名花、鳥作歌聲	此計 2 次
	曹敬〈蘭亭修禊賦〉	歸鳥倦飛	
	曹敬〈淵明歸隱賦〉	此地有煙雲花鳥、鳥隱向楊隄低拂	此計 2 次
	曹敬〈濠上觀魚賦〉	既可以取乎鳥	
	楊浚〈澎湖弔古賦〉	朱鳥嘻嘻、斷魂於狔鳥蠻花	朱鳥計入
	楊浚〈西螺柑賦〉	青鳥銜還	青鳥計入
	易順豫〈哀臺灣賦〉	倏獸奔而鳥散、鳥孚雉馴	此計 2 次
	吳德功〈澎湖賦〉	鳥孚雉馴	
	康作銘〈瑯嶠民番風俗賦〉	竟是鷓音鳥語	
	羅秀惠〈祝三六九小報周歲賦〉	朋來好鳥	
	洪縉〈惜花賦〉	鳥語驕	
洪縉〈春思賦〉	鳥語多而如訴		

臺灣賦中的古典自然書寫——以「鳥類」為視域

鳥類 名稱	作者 篇名	詞 彙	備註
鳥 66 次	洪繻〈春陰賦〉	終朝鳥喚	
	洪繻〈春城無處不飛花賦〉	鳥喚終朝、春路鳥歌稀	此計 2 次
	洪繻〈寄鶴齋賦〉	凡鳥無題門之誚	
	洪繻〈春園賦〉	樹樹鳥聲	
	洪繻〈劉阮同入天台山遇神女賦〉	青鳥之群、百鳥千花	此計 2 次
	洪繻〈桃花源賦〉	花鳥皆新、野鳥啼隔水之間	此計 2 次
	洪繻〈鯤化鵬賦〉	眾鳥望之而躊躇、安能與野鳥同群、鳥之飛斯飛矣、鳥之飛斯飛矣、野鳥視而驚愕	此計 5 次
	洪繻〈班固燕然山刻石賦〉	撥鳥跡而已蕪	
	洪繻〈小樓賦〉	枝頭有鳥	
	洪繻〈李白春宴桃李園賦〉	園中則花鳥親人、鳥聲百變	此計 2 次
	作者不詳〈如松占梅賦〉	萬水朝東鳥嘴尖	
	作者不詳〈開堂著書賦〉	無異蟲文鳥跡	
	作者不詳〈訪土牛感化堂賦〉	字成鳥跡	
	作者不詳〈惜穀賦〉	丹鳥啣而並集	
	旭初〈萊園春遊賦〉	綿綿鳥語、鳥久困而思奮	此計 2 次
	呂溪泉〈羅山彩雲歌妓賦〉	亦孤鳥所稀聞	
	作者不詳〈鍾馗捉鬼賦〉	吸鬼若倦鳥歸巢	
	林錫牙〈繩床賦〉	迴腰厭聞啼鳥	
	林錫牙〈鞦韆賦〉	群飛嬌鳥	
	林錫牙〈風月賦〉	比似那花鳥蟲魚活動	
林錫牙〈《風月報》第一百期紀念感賦〉	非飛鳥之翱翔兮		
鳳 45 次	高拱乾〈臺灣賦〉	懷高岡兮彩鳳	
	王必昌〈臺灣賦〉	或如鸞鳳軒翥於天邊	
	王必昌〈澎湖賦〉	類鳴鳳之冲天	
	卓肇昌〈鳳山賦〉	鳳山之聳峙、儼鳳凰之下瑤臺、吹傳引鳳之簫、附鳳飛則身依日月、鳳冠鵠峙、鳳翼舒張、鳳呈奇、應采鳳書之紀、鳳舞于岐	此計 9 次
	卓肇昌〈荊桐花賦〉	鳳條鶴頂	

鳥類 名稱	作者 篇名	詞 彙	備註
鳳 45 次	陳洪圭〈秀山塔賦〉	丹山之鳳	
	施瓊芳〈海旁蜃氣象樓台賦〉	當年曾築鳳凰	
	施瓊芳〈燕窩賦〉	天上之鳳胎無價	
	施瓊芳〈華蟲賦〉	儀鳳德升	
	吳敦仁〈燕窩賦〉	鳳胎無價	
	許式金〈雁來紅賦〉	儷鳳翥以無殊	
	李祺生〈龜山賦〉	挹鳳岫之蒸曛	
	曹敬〈止子路宿賦〉	鳳梧遇主	
	徐德欽〈十八學士登瀛洲賦〉	招文苑之鳳鳴、似此鳳起蛟騰、 臣則鳳舉麟游、入鳳閣以廣詩	此計 4 次
	鍾天佑〈庚寅恆春考義塾賦〉	鳳翥鸞翔	
	洪縉〈寄鶴齋賦〉	居將隨鳳、培止鳳之桐	此計 2 次
	洪縉〈唐明皇宣李白賦清平調賦〉	鳳詔新頒、鳳吹鸞笙	此計 2 次
	洪縉〈劉阮同入天台山遇神女賦〉	藉鳳凰而寄意	
	洪縉〈鯤化鵬賦〉	梟之爲鳳	
	洪縉〈虞允文勝金人於采石磯賦〉	然而阿閣雖巢鸞鳳	
	洪縉〈李白春宴桃花園賦〉	鳳凰臺上吟詩	
	洪縉〈春柳賦〉	鳳閣煙舒	
	作者不詳〈詠四湖雲梯書院賦〉	舞鳳翔鸞之域	
	魏清德〈新店賦〉	將山鷄之舞鏡，而遂妄爲鸞鳳之 分形	
	任雪崖〈美人蕉賦〉	翹鳳尾兮曳霞裾	
呂溪泉〈曉雞聲賦〉	類似鳴岡之鳳		
林錫牙〈鞦韆賦〉	欲知鳳侶誰儔		
賴獻瑞〈胭脂窟賦〉	何引鳳凰、釵鳳巢居丹穴	此計 2 次	
沈光文〈臺灣賦〉	鳳山蔥鬱層巒、疑丹鳳之形、鳳 尾橋更著嘉名	此計 3 次	
鸞 43 次	張從政〈臺山賦〉	鸞鳴半嶺	
	王必昌〈臺灣賦〉	或如鸞鳳軒翥於天邊	
	卓肇昌〈鳳山賦〉	聲嫋紫鸞	
	施瓊芳〈華蟲賦〉	翔泳鸞和	
	吳敦仁〈投壺賦〉	若鵲峙鸞停	
	曹敬〈海月賦〉	鸞刀剖處	
	鍾天佑〈庚寅恆春考義塾賦〉	鳳翥鸞翔	

臺灣賦中的古典自然書寫——以「鳥類」為視域

鳥類名稱	作者 篇名	詞彙	備註
鸞 43次	洪繻〈寄鶴齋賦〉	出欲翔鸞	
	洪繻〈唐明皇宣李白賦清平調賦〉	鸞坡獨步、鳳吹鸞笙	此計2次
	洪繻〈劉阮同入天台山遇神女賦〉	命鸞鶴以通情、梅福乘鸞	此計2次
	洪繻〈鯤化鵬賦〉	小拘噓之鸞鶴	
	洪繻〈虞允文勝金人於采石磯賦〉	然而阿閣雖巢鸞鳳	
	洪繻〈春柳賦〉	鸞旗偶降	
	許梓桑〈繼文德馨賦〉	列聖飛鸞兮難窺測	
	劉繼文〈基隆設鸞堂賦〉	鸞筆依然仔細、莫建鸞堂、幸神聖飛鸞醒世	此計3次
	作者不詳〈遊蘭陽賦〉	諸真救世飛鸞	
	作者不詳〈新枝重設蘭陽賦〉	鸞旂本於泮水、因飛鸞而施設、顯化飛鸞	此計3次
	作者不詳〈戒煙花賭賦〉	飛鸞作賦	
	作者不詳〈詠隆東賦〉	飛鸞篆出詩周禮	
	作者不詳〈奠祭一杯酒賦〉	飛鸞佳句	
	作者不詳〈正心賦〉	聖佛登鸞兮、我柳某主鸞務	此計2次
	作者不詳〈文殊廣法天尊賦〉	操鸞章	
	作者不詳〈赤腳大仙賦〉	鸞飛赫赫	
	作者不詳〈修德耀呈賦〉	鸞臺柳筆揮	
	作者不詳〈福祿壽星賦〉	鸞插玉樹	
	作者不詳〈詠四湖雲梯書院賦〉	舞鳳翔鸞之域、由是書院移作鸞臺、接遍鸞輶、願此日鸞章彙就	此計4次
	作者不詳〈詠遊苗疆賦〉	鸞輶畢集、縱教地異鸞岡	
	作者不詳〈訪土牛感化堂賦〉	鸞書萬狀、	
	作者不詳〈福善禍淫賦〉	聊登鸞而作賦	
	作者不詳〈開堂著書賦〉	內行濟世飛鸞、凜烈鶴駕鸞輿	此計2次
魏清德〈新店賦〉	而遂妄為鸞鳳之分形		
鸞 (含鸞) 39次	陳維英〈賣花聲賦〉	鸞聲半叶	
	施瓊芳〈餞春賦〉	鸞花、燕翦鸞簧	此計2次
	陳奎〈擬庾子山小園賦〉	鸞花笑而不語	
	曹敬〈攜雙柑酒聽黃鸞賦〉	鸞花景促	
	洪繻〈惜花賦〉	悔鸞花之世界易翻	

鳥類 名稱	作者 篇名	詞 彙	備註
鶯 (含鷓) 39 次	洪縉〈春思賦〉	鶯聲澀而不嬌、鶯喚頻來	此計 2 次
	洪縉〈春陰賦〉	鶯老聲殘	
	洪縉〈春城無處不飛花賦〉	鶯怨兮蝶愁	
	洪縉〈寄鶴齋賦〉	谷異鶯遷	
	洪縉〈春園賦〉	戴仲若之聽鶯	
	洪縉〈春日望遠賦〉	鶯何事而啼多	
	洪縉〈春日對花賦〉	鶯聲已滑、	
	洪縉〈西螺柑賦〉	試聽新鶯	
	洪縉〈春江賦〉	兩岸之鶯花裊娜、樹上新鶯	此計 2 次
	洪縉〈李白春宴桃李園賦〉	鶯花結伴	
	洪縉〈采香徑賦〉	花憐鶯語、夾路鶯啼	此計 2 次
	洪縉〈春柳賦〉	時有鶯撩、鶯棲身、鶯眼開、鶯投欲墮、弱倩鶯扶、孰與聽鶯載酒、二月鶯花撩亂、何處藏鶯、鶯織錦而烟新	此計 9 次
	彭啓明〈壺仙花果園賦〉	枝頭處處聞鶯囀	
	賴獻瑞〈胭脂窟賦〉	看他金羽鶯兒	查之 原文
	洪縉〈春柳賦〉	鶯聲三月之餘、啼鶯兩兩、錦繡鶯花之世界	此計 3 次
	陳奎〈擬庾子山小園賦〉	鷓隱葉以藏身	
	曹敬〈攜雙柑酒聽黃鷓賦〉	聽鷓聲之一曲、結黃鳥之知音	黃鳥 指黃 鷓。此 計 2 次
	作者不詳〈惜穀賦〉	黃鳥噪而相隨	
洪縉〈寄鶴齋賦〉	種聽鷓之柳		

臺灣賦中的古典自然書寫——以「鳥類」為視域

鳥類 名稱	作者 篇名	詞 彙	備註
燕 31 次	林謙光〈臺灣賦〉	石燕	
	施瓊芳〈燕窩賦〉	有乙鳥之遺芬	此指燕子
	吳敦仁〈燕窩賦〉	乙鳥	此指燕子
	李欽文〈紅毛城賦〉	石燕之飛翔	
	李欽文〈赤嵌城賦〉	石燕翻飛	
	王必昌〈臺灣賦〉	燕經秋而不去	
	卓肇昌〈荊桐花賦〉	迎風兮飛燕輕狂	
	施瓊芳〈餞春賦〉	燕翦鶯簧	
	許式金〈雁來紅賦〉	燕去杏梁	
	曹敬〈草色入廉青賦〉	燕子初穿	
	曹敬〈攜雙柑酒聽黃鸝賦〉	兼隨燕舞	
	曹敬〈擬鮑明遠舞鶴賦〉	不同飛燕	
	楊浚〈澎湖弔古賦〉	堂居燕雀、燕雀乃處堂而弔	此計 2 次
	徐德欽〈十八學士登瀛洲賦〉	燕閒至而功爭寸晷	
	洪縉〈惜花賦〉	燕泥之紅雪盈盈	
	洪縉〈春思賦〉	劇憐燕子歸來晚	
	洪縉〈春陰賦〉	紫燕歸來	
	洪縉〈春園賦〉	燕喜朝晴	
	洪縉〈春日望遠賦〉	燕何為而語熟	
	陳欽甫〈海不揚波賦〉	山禽與海燕齊飛	
	白璧甫〈蝴蝶蘭賦〉	徵祥夢於燕吉兮	
	天天〈逐客賦〉	燕不嫌貧	
	林錫牙〈賣花聲賦〉	亂燕語以相侵	
洪縉〈小樓賦〉	燕巢幕而不爭、燕向簾暝	此計 2 次	
洪縉〈春柳賦〉	紫燕掠、棲燕雙雙		
賴獻瑞〈胭脂窟賦〉	彼紅襟燕子、拆開簷燕之釵、關盼閑居燕子	此計 3 次	
鶴 33 次	王必昌〈臺灣賦〉	乃林有鶴而無鶴	
	卓肇昌〈鼓山賦〉	樞杖睡鶴	
	卓肇昌〈三山賦〉	白鶴飛音	
	曹敬〈攜雙柑酒聽黃鸝賦〉	豈無鶴羣可飼	
	曹敬〈擬鮑明遠舞鶴賦〉	鶴、鶴聲一一	
	曹敬〈霜葉賦〉	警鶴惺忪	

鳥類 名稱	作者 篇名	詞 彙	備註
鶴 33 次	曹敬〈露香告天賦〉	一琴一鶴	
	易順豫〈哀臺灣賦〉	猿鶴宵奔	
	屠繼善〈遊瑯嶠賦〉	風鶴之多驚	
	洪縉〈庾亮登南樓賦〉	一鶴一琴、黃鶴去而樓高	此計 2 次
	洪縉〈寄鶴齋賦〉	寄鶴也、子未知夫鶴乎、繫斯鶴之處於山林兮、鶴之止於籬籬兮、鶴兮鶴兮、而恨知鶴之甚晚、知鶴之玄遠、因鶴知子之行藏、如鶴之棲於樊籠、如鶴之待乎秋風、如鶴之一朝而戾於太空；鶴之潔以全真兮、與鶴偕來	*此 計 13 次
	洪縉〈寒梅著花未賦〉	莫守花間之鶴	
	洪縉〈劉阮同入天台山遇神女賦〉	令威控鶴	
	洪縉〈鯤化鵬賦〉	小拘噓之鸞鶴	
	洪縉〈小樓賦〉	鶴雖飛而猶返	
	楊甫臣〈感秋賦〉	腸斷驚霜唳鶴	
	癡音〈新竹南投兩音樂團來北演奏賦〉	若有仙鶴排門。	
	鄭坤五〈祝國慶日賦〉	風聲鶴唳	
	鄭坤五〈恭祝蔣主座花甲延壽賦〉	頌祝齡算於龜鶴	
雞 30 次	王必昌〈臺灣賦〉	雞應時而稱五	
	朱士玠〈夾竹桃賦〉	雖桑麻雞犬之依然	
	卓肇昌〈臺灣形勝賦〉	雞籠聲裏人家、雁淨雞鳴	此計 2 次
	卓肇昌〈三山賦〉	雲中雞犬	
	許式金〈雁來紅賦〉	鬥雞冠而相間	
	曹敬〈止子路宿賦〉	雞黍留賓、雄姿頓失冠雞者矣、雞犬桑麻	此計 3 次
	曹敬〈擬鮑明遠舞鶴賦〉	比雞靡類	
	曹敬〈淵明歸隱賦〉	雞犬桑麻	
	曹敬〈淮陰背水出奇兵賦〉	縛雞無力	
	楊浚〈澎湖弔古賦〉	鳴草雞而闢洪荒、聽草雞之初鳴	此計 2 次
	洪縉〈項王垓下聞楚歌賦〉	雞鳴而處處楚氛	
	洪縉〈桃花源賦〉	雞犬迎賓	
	洪縉〈楮先生足巢躡金王孫賦〉	夫瓦鷄不足以司晨	
作者不詳〈新枝重設蘭陽賦〉	雞犬桑麻		

臺灣賦中的古典自然書寫——以「鳥類」為視域

鳥類名稱	作者 篇名	詞彙	備註
雞 30次	作者不詳〈士農工商賦〉	雞窗奮起	
	作者不詳〈孝於親賦〉	值鷄鳴而衣服、豈其鷄豚供奉	此計2次
	黃拱五〈沐猴而冠賦〉	金雞初唱	
	魏清德〈新店賦〉	將山鷄之舞鏡	
	呂溪泉〈曉雞聲賦〉	雞聲喔喔、夫雞之為物也、如同吐綬之雞、金雞齊唱遍皇城	此計4次
	林錫牙〈繩床賦〉	便教女日曉雞啼	
	林錫牙〈《風月報》第一百期紀念感賦〉	為尻輪與晨雞兮	
鷗 16次	高拱乾〈臺灣賦〉	既慣狎鷗	
	陳輝〈臺海賦〉	輕鷗忘機而翔集	
	王必昌〈澎湖賦〉	鷗鷺蒼鷺	
	卓肇昌〈鼓山賦〉	鷗浮沉兮泛泛	
	曹敬〈嚴子陵釣臺賦〉	夢醒鷗國	
	曹敬〈攜雙柑酒聽黃鸝賦〉	豈無鷗侶可偕	
	曹敬〈白蓮賦〉	應生鷗宅之光	
	羅秀惠〈祝三六九小報周歲賦〉	盟訂水鷗	
	洪繻〈澎湖賦〉	鷗國浮沉之邸、雁浦鷗沙	此計2次
	洪繻〈寄鶴齋賦〉	對鷗有掃榻之閒	
	洪繻〈桃花源賦〉	虎鷗畏客	
	魏清德〈新店賦〉	狎忘機之海鷗	
	旭初〈萊園春遊賦〉	泯機心其若鷗	
白璧甫〈蝴蝶蘭賦〉	遂鷗盟		
高文淵〈中秋觀月賦〉	騷壇吟共鷗鷺		
鳥 (含鴉) 15次	周彭〈平南賦〉	涼月啼鳥、鳥集鱗萃	此計2次
	鄧延禧〈丹鳥賦〉	鳥啼楓老	
	洪繻〈春思賦〉	鳥啼不去	
	洪繻〈春陰賦〉	鳥鴉返去	
	洪繻〈庾亮登南樓賦〉	鳥林月落	
	洪繻〈春柳賦〉	鳥鴉藏	
	沈光文〈臺灣賦〉	鳥樹林茂搖青浦	
	曹敬〈霜葉賦〉	鴉飛雉堞	
	洪繻〈春城無處不飛花賦〉	鴉噪無聲	
洪繻〈春日望遠賦〉	鴉欲宿而並頭		

鳥類 名稱	作者 篇名	詞 彙	備註
<b>鳥 (含鴉) 15 次</b>	洪縉〈春柳賦〉	歸鴉有睇、鴉藏窠而月冷、村邊而絆歸鴉	此計 3 次
<b>禽 10 次</b>	張從政〈臺山賦〉	奇獸珍禽	
	卓肇昌〈三山賦〉	翠羽文禽	
	施瓊芳〈華蟲賦〉	匪甘蟲之遠禽	
	曹敬〈止子路宿賦〉	山禽	
	曹敬〈擬鮑明遠舞鶴賦〉	禽中仙客	
	洪縉〈鯤化鵬賦〉	即羽禽亦相若	
	作者不詳〈新枝重設蘭陽賦〉	禽獸並臻	
	陳欽甫〈海不揚波賦〉	山禽與海燕齊飛	
	鄭坤五〈省立屏東女子中學校賦〉	禽類乃細若鷓鴣	
	沈光文〈臺灣賦〉	禽則鷹鳥逐隊	
<b>雁 (含鴈) 12 次</b>	卓肇昌〈鼓山賦〉	孤雁飛來	
	許式金〈秋海棠賦〉	冷雁天涯	
	洪縉〈澎湖賦〉	雁浦鳴沙	
	呂溪泉〈秋宵偶感賦〉	雲邊雁嘸	
	耐紅〈詩妓賦〉	口謠白雁	
	高文淵〈中秋觀月賦〉	映雁影之遲	
	沈光文〈臺灣賦〉	而鴻雁靡翔	
	芹芬〈秋蟲賦〉	莫不悵音書而心傷塞雁	
	楊甫臣〈感秋賦〉	矧觀雁行數陣	
	王必昌〈澎湖賦〉	曰鴈曰鳥	
	曹敬〈霜葉賦〉	鴈叫亮汀	
	<b>鳩 11 次</b>	李欽文〈紅毛城賦〉	鳩窠竟為鳩居
李欽文〈赤嵌城賦〉		鳩窠竟為鳩居	
王必昌〈臺灣賦〉		鳩候氣而鳴六	
曹敬〈擬鮑明遠舞鶴賦〉		絕異鳴鳩	
羅秀惠〈祝三六九小報周歲賦〉		索寄書鳩	
洪縉〈春陰賦〉		鳩鳴	
洪縉〈春園賦〉		鳩啼莫雨	
洪縉〈鯤化鵬賦〉		俯視鶯鳩	
洪縉〈春柳賦〉		鳩拂羽	
天天〈逐客賦〉		拙鳩借宿	
楊浚〈澎湖弔古賦〉		知更猶喚白鳩	
	王必昌〈臺灣賦〉	彩囊翟雉	
	張從政〈臺山賦〉	翟雉鸛鷺	

臺灣賦中的古典自然書寫——以「鳥類」為視域

鳥類 名稱	作者 篇名	詞 彙	備註
雉 (含翟、 翟雉、 斑雉) 11次	施瓊芳〈華蟲賦〉	有雉正之遺規、鷓雉鷓雉	此計 2次
	易順豫〈哀臺灣賦〉	鳥孚雉馴	
	康作銘〈瑯嶠民番風俗賦〉	或尾簪雄雉	
	洪縉〈鯤化鵬賦〉	蛇化雉雉	
	彭啓明〈壺仙花果園賦〉	清無羅飛雉	
	林錫牙〈鞦韆賦〉	雉鳴有鷩	
	施瓊芳〈海旁蜃氣象樓台賦〉	想斑雉兮化來	
鷺 8次	施瓊芳〈華蟲賦〉	恰當夏翟獻來	
	王必昌〈澎湖賦〉	鷺鷺鷺鷺	
	曹敬〈白蓮賦〉	葉下鷺栖	
	曹敬〈濠上觀魚賦〉	鷺窺	
	徐德欽〈十八學士登瀛洲賦〉	如空振鷺	
	丘逢甲〈澎湖賦〉	金鷺	
	李玉輝〈北香湖懷古賦〉	白鷺歸巢、飛來白鷺幾行	此計 2次
鷓鷃 (含鷓 哥、倒 掛)7次	高文淵〈中秋觀月賦〉	騷壇吟共鷓鷃	
	王必昌〈臺灣賦〉	悵鷓哥之不語	暫計 入待 專文 探討
	洪縉〈春思賦〉	啄餘鷓鷃難禁	
	洪縉〈春園賦〉	鷓鷃冒人	
	洪縉〈春日對花賦〉	鷓鷃啼寒	
	洪縉〈小樓賦〉	鷓鷃開籠	
	林錫牙〈鞦韆賦〉	笑問鷓哥不語	
鳧 (含鴨) 6次	王必昌〈臺灣賦〉	倒掛	
	吳敦仁〈燕窩賦〉	晨鳧夜鯉	
	施瓊芳〈燕窩賦〉	猶勝晨鳧夜鯉	
	洪縉〈桃花源賦〉	鳧鴨畏客	
	曹敬〈濠上觀魚賦〉	翠鴨波生	
	洪縉〈春江賦〉	舟輕傍鴨	
鷓鷃 7次	天天〈逐客賦〉	打鴨棒揮	
	卓肇昌〈鳳山賦〉	寄一枝於鷓鷃	
	洪縉〈寄鶴齋賦〉	援鷓鷃而作伴	
	高文淵〈中秋觀月賦〉	而鷓鷃詎無一枝	
曹敬〈濠上觀魚賦〉	如鷓鷃之巢樹		

鳥類 名稱	作者 篇名	詞 彙	備註
鷓鴣 7次	李欽文〈紅毛城賦〉	借鷓棲於窮島	
	鄭坤五〈省立屏東女子中學校賦〉	禽類乃細若鷓鴣	
	羅秀惠〈祝三六九小報周歲賦〉	鷓巢睫以寄枝	
鴻 7次	陳奎〈擬庾子山小園賦〉	鴻無羅而引翮	
	許式金〈雁紅來賦〉	恰來塞北之鴻	
	洪縉〈項王垓下聞楚歌賦〉	藐彼傷弓之鴻	
	洪縉〈遊子賦〉	鴻杳杳兮見離心	
	洪縉〈鯤化鵬賦〉	羨鴻鵠於空中	
	林錫牙〈鞦韆賦〉	翔鴻弱水渡三千	
	沈光文〈臺灣賦〉	而鴻雁靡翔	
雀 6次	高拱乾〈臺灣賦〉	雀行鳥語	
	楊浚〈澎湖弔古賦〉	堂居燕雀，倏化草萊、燕雀乃處堂而弔	此計 2次
	徐德欽〈十八學士登瀛洲賦〉	燕雀躍爭先	
	作者不詳〈勸和衷賦〉	豈無雀角之爭	
	白璧甫〈蝴蝶蘭賦〉	青雀黃龍之軸	
杜鵑 (含杜宇、子規)6次	林萃岡〈秋牡丹賦〉	杜宇啼悲	
	許式金〈雁來紅賦〉	杜鵑鬥艷於酴醾	
	洪縉〈春思賦〉	啼去杜鵑無數	
	洪縉〈春城無處不飛花賦〉	鵑啼有血	
	任雪崖〈美人蕉賦〉	染鵑淚而同殷	
	高拱乾〈臺灣賦〉	叫泣月之子規	計入 杜鵑
鷓 (含鷓鴣) 5次	張從政〈臺山賦〉	翟雉鷓鴣	
	王必昌〈臺灣賦〉	乃林有鷓而無鷓	
	曹敬〈淮陰背水出奇兵賦〉	鷓鴣一一	
	洪縉〈項王垓下聞楚歌賦〉	難為鷓復難為鴣	
	作者不詳〈鍾馗捉鬼賦〉	陣排鷓鴣	
鷓 3次	作者不詳〈赤腳大仙賦〉	音報鷓	
	天天〈逐客賦〉	喜鷓相延	
	沈光文〈臺灣賦〉	海風飄而罕鷓	
鷓 4次	王必昌〈澎湖賦〉	鷓鴣鷓鴣	
	易順豫〈哀臺灣賦〉	朱鷓識楊僕之旌旗	
	作者不詳〈士農工商賦〉	鷓魚內理道皆通	
	鄭坤五〈省立屏東女子中學校賦〉	巨如鷓鴣	
翡翠 4次	卓肇昌〈鳳山賦〉	翡翠鮮明	
	曹敬〈白蓮賦〉	翡翠頻囁	

臺灣賦中的古典自然書寫——以「鳥類」為視域

鳥類 名稱	作者 篇名	詞 彙	備註
翡翠 4次	白璧甫〈蝴蝶蘭賦〉	雙飛翡翠，勾引蜂蝴	
	耐紅〈詩妓賦〉	簷巢翡翠三更	
鵝 4次	曹敬〈嚴子陵釣臺賦〉	聲空鵝鶴	
	曹敬〈淮陰背水出奇兵賦〉	鵝鶴一一	
	洪縉〈項王垓下聞楚歌賦〉	難為鵝復難為鵝	
	作者不詳〈鍾馗捉鬼賦〉	陣排鵝鶴	
鴉 2次	曹敬〈擬鮑明遠舞鶴賦〉	擬鴉不侔	
	洪縉〈鯤化鵬賦〉	飛騰擯夫鴉鴉	
鷓鴣 3次	洪縉〈春園賦〉	鷓鴣送客	
	洪縉〈春日對花賦〉	枝上之鷓鴣報煖	
	洪縉〈采香徑賦〉	鷓鴣之聲時起	
鷹 2次	鄧延禧〈丹鳥賦〉	不類蒼鷹之學習	
	洪縉〈虞允文勝金人於采石磯賦〉	鴉之擊而鷹之揚	
鸚鵡 2次	王必昌〈臺灣賦〉	畫眉鸚鵡	
	卓肇昌〈鼓山賦〉	鸚鵡舟來	
鷓 2次	王必昌〈澎湖賦〉	鷓鷺蒼鷓	
	施瓊芳〈華蟲賦〉	鷓雉鷓雉	
梟 1次	洪縉〈鯤化鵬賦〉	梟之為鳳	
畫眉 1次	王必昌〈臺灣賦〉	畫眉鸚鵡	
彩囊 1次	王必昌〈臺灣賦〉	彩囊翟雉	
雷舞 1次	王必昌〈臺灣賦〉	雷舞	待專 文探 討
鷓鴣 1次	王必昌〈澎湖賦〉	鷓鴣鷓鴣	
鷓鴣 1次	王必昌〈澎湖賦〉	鷓鴣鷓鴣	
鷓 1次	洪縉〈鯤化鵬賦〉	羨鷓鴣於空中	
鷓 1次	施瓊芳〈華蟲賦〉	鷓雉鷓雉	
鷓 1次	洪縉〈虞允文勝金人於采石磯賦〉	鷓之擊而鷹之揚	
鴛鴦 1次	曹敬〈白蓮賦〉	鴛鴦同睡	
鴛 1次	曹敬〈擬鮑明遠舞鶴賦〉	笑孤鴛之隨流	
鷓 1次	洪縉〈春日望遠賦〉	鷓將飛而比翼	
鴉 1次	洪縉〈鯤化鵬賦〉	飛騰擯夫鴉鴉	

鳥類 名稱	作者 篇名	詞 彙	備註
鴝 1次	洪繻〈鯤化鵬賦〉	鴝 莫窮	
鴝 1次	古先〈某大出殯賦〉	白鴝 放生	

## 參考文獻

### 中文部分—古籍

- 清·王必昌，《重修臺灣縣志》，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3。
- 清·阮元校勘，《十三經注疏》，臺北：藝文印書館，1979。
- 清·余文儀，《續修臺灣府志》，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3。
- 清·林 豪，《澎湖廳志》，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3。
- 清·周鍾瑄主修，《諸羅縣志》，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3。
- 清·胡建偉等著，《澎湖紀略·澎湖續編》，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3。
- 清·高拱乾，《臺灣府志》，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3。
- 清·陳淑均，《噶瑪蘭縣志》，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3。
- 清·黃叔瓚，《臺海使槎錄》，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6。
- 清·劉良璧，《重修福建臺灣府志》，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3。
- 清·蔣毓英，《臺灣府志》，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3。

### 中文部分—論著

- 王家祥〈我所知道的自然寫作與臺灣土地〉，《自立晚報·本土副刊》第 19 版，1992 年 8 月 28 日至 1992 年 8 月 29 日。
- 王家祥 (1995)，〈臺灣本土自然寫作中鮮明的「土地」〉，《中外文學》，23(12)，頁 68 -69。
- 王金源 (2003)，〈臺灣鳥類發現史〉，《歷史月刊》，190(11)，頁 4-9。
- 元培科學技術學院國文組主編 (2004)，《自然書寫：第三屆主題文學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萬卷樓。
- 王嘉雄、吳森雄、黃光瀛、楊秀英、蔡仲晃、蔡牧起、蕭慶亮 (1991)，《臺灣野鳥圖鑑》，臺北：亞舍圖書。
- 吳明益 (2004)，《以書寫解放自然：臺灣現代自然書寫的探索(1980-2002)》，臺北：大安出版社。
- 吳明益主編 (2003)，《臺灣自然寫作選》，臺北：二魚文化。

- 吳炳輝 (2008),〈王必昌〈臺灣賦〉臺灣風土書寫之研究〉,《明新學報》, 34(2), 頁 53-76。
- 尙玉昌編著 (2005),《動物行爲學》,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 林百川、林學源纂輯 (1993),《樹杞林志》,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
- 姜亞沙、經莉、陳湛綺編輯 (2004),《臺灣史料彙編》,北京: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複製中心。
- 袁 珂 (1991),《中國神話大詞典》,成都:四川辭書出版社。
- 高 瑋 (1995),《鳥類生態學》,臺中:中臺科學技術出版社。
- 高明乾、佟玉華、劉坤合著 (2005),《詩經動物釋詁》,北京:中華書局。
- 夏禹甸編 (1995),《萬條典故分類詞典》,長沙:岳麓書社出版社。
- 許東海 (2009),〈李、杜鳥獸賦之特色及其風格異同——以《大鵬賦》、《雕賦》、《天狗賦》爲主的討論〉,《中正中文學報年刊》,3, 頁 83-114。
- 許俊雅、吳福助編 (2006),《全臺賦》,臺南:國家臺灣文學館籌備處。
- 陳健一 (1994),〈發現一個新文學傳統——自然寫作〉,《誠品閱讀》,17, 頁 81-82。
- 費振剛、胡雙寶、宗明華編輯 (1993),《全漢賦》,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 游適宏 (2008)《試賦與識賦——從考試的賦到賦的教學》,臺北:秀威資訊。
- 臺灣商務印書館編 (1998),《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
-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輯 (1993),《福建通志臺灣府》,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
- 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輯 (1993),《臺灣通志》,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
- 鄭 恢主編 (2002),《事物異名分類詞典》,哈爾濱:龍江人民出版社。
- 鄭光美主編 (1995),《鳥類學》,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
- 龍華科技大學主辦 (2002),《龍華科技大學第一屆中國文學與文化全國學術研討會論文專集》,臺北:龍華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 韓學宏 (2004),〈「隔葉黃鸝」、「出谷遷喬」、「千里鶯啼」——從鳥類生態角度談《全唐詩》中的黃鸝與黃鸝〉,《光武國文學報》,創刊號, 頁 43-60。
- 韓學宏 (2005),〈試釋《莊子·逍遙遊》「鯤化爲鵬」——從鳥類學的角度〉,

政治大學中文系第 12 屆系所友學術研討會。

簡宗梧 (1993),《漢賦史論》,臺北:東大圖書公司。

菅原浩、柿澤亮三合著 (2005),《鳥名の由来辞典》,東京:柏書房株式会社。

布封(Come de Buffon)著,劉陽譯,(2005),《動物素描》,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

約翰·馬敬能(John MacKinnon)、卡倫·菲利普斯(Karen Phillipps)、何芬奇著,盧和芬譯,(2000),《中國鳥類野外手冊》,湖南:教育出版社。

## The Study of Animals Writing in Taiwan Fu— Focus on Birds

Shok-Fun Hon\*

### Abstract

Animal writing has been emerging as a new field and the mainstream of natural writing in the last decade. However, as most studies tend to focus on modern writing, more exploration in classical literature is needed. As a result, this study aims to investigate animal writing in classical literature through examining the *Taiwan Fu*, focusing on birds in the text.

Fu is a typical form of Chinese classical literature, and it can help us to understand the nature. As seen in *Taiwan Fu* written by Wang Bi Chang, the writer discussed local history, geography, and especially the nature. Therefore, this study has consulted many local histories and documents to identify the connection of natural writing between classical literature and modern literature, which is worthy of in-depth exploration.

**Keywords:** Taiwan Fu, Animal Writing, Birds, Wang Bi Chang, Natural Writing

---

\* Assistant Professor, Center for General Education, Chang Gung University,  
E-mail: hon15@mail.cgu.edu.tw.